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輪次第 2 場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研討會

司儀：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 1 輪次第 2 場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研討會，研討會開始，恭請院長致詞。

院長：

各位辛苦的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還有合議庭三位法官、三位檢察官以及三位辯護人，還有在場參與這三天模擬法庭的各位庭長、法官還有法學先進，大家午安。

首先要感謝大家這三天來的熱情還有專注，因為要三天很專注的在聽審或開庭，是一件辛苦跟艱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法律通過之後，各個法院其實都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不同場次的模擬，模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審檢辯可以在這個法規的操作上，盡快的去了解，知道說這個法將來真正上路時是否會有什麼實務上的困難。我們透過這樣的操作可以去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我覺得這三天的模擬是非常成功的，所以要非常的謝謝大家。我們在這三天裡面最辛苦的還有三位評論員，幫我們從頭到尾都檢視一遍，等一下他們會來分享這三天所觀察到的問題。

在這邊我先介紹這三位評論員，在我左手邊的這位是大家都認識的最高檢察署的陳瑞仁檢察官，另外一位是台大法律系的謝煜偉教授，在我的右手邊是台中高分院的邱鼎文法官，他也是《國民法官法》的初稿撰寫者，所以我們稱他為「國民法官之父」也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等待他們等一下三位給我們非常精采的評論，今天的研討會就開始。

司儀：

本院為感謝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參與，特別製作精美的感謝狀，感謝您對本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貢獻，恭請院長頒獎。

院長：

修正一下我們不是頒獎，是頒發感謝狀，非常感謝國民法官這三天的付出，謝謝。

司儀：

- 請 1 號國民法官出列。
- 請 2 號國民法官出列。
- 請 3 號國民法官出列。
- 請 4 號國民法官出列。
- 請 5 號國民法官出列。

請 6 號國民法官出列。

請 1 號備位國民法官出列。

請 2 號備位國民法官出列。

請 3 號備位國民法官出列。

請 4 號備位國民法官出列。

非常感謝以上 10 位對本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貢獻，請各位再次熱烈的掌聲，謝謝。

接下來進行國民法官還有備位國民法官的分享，為掌控研討會的時間，請發言者盡量以議程表的時間發言，時間到時會以鈴聲提醒各位。

院長：

謝謝國民法官在這三天裡面的投入，我們法院打開大門歡迎大家進來，但是對大家來講這三天其實資訊量很大，你們受的衝擊應該也不少，在這邊應該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我們分享，你們的意見是非常寶貴的，我們希望把這個時間開放給大家，我相信我們審檢辯的各位法官、檢察官跟辯護人也很想聽到你們這三天的一些想法。請國民法官跟備位國民法官對於心得請踴躍發言。

司儀：

接下來進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分享，為掌控研討會的時間，請發言者盡量以議程時間發言，時間到的時候會以鈴聲提醒各位。

院長：

謝謝國民法官在這 3 天裡面的投入，我們法院打開大門歡迎大家進來，但是對大家來講，這 3 天其實資訊量很大，你們受的衝擊應該也不小，在這邊應該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我們分享，你們的意見是非常寶貴的，希望把這時間開放給大家，我相信審檢辯的各位法官、檢察官、辯護人也很想聽到你們這 3 天的想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沒有人要跟我們說說心得感想？

1 號國民法官：

謝謝院長還有各位來賓，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參與機會，以前對法律來講就是一個冷冰冰的條文，今天可以活生生地走進這法律裡面，可以感受到有很多跟以前想法不太一樣的地方，當然對我們這些法律素人來講，法律平時對我們來說真的是蠻生澀的東西，像在審判過程中有很多，尤其有關量刑的部分，對我們來講是蠻生疏的東西，所以叫我們要馬上做出判斷來的話，恐怕就會有一點落差，因為完全不知道這量刑的法度在哪裡，是從來沒碰過的東西，我想這部分恐怕是比較要突破的地方，畢竟隔行如隔山，這是我以上的看法，謝謝。

院長：

謝謝 1 號國民法官，確實我們過往做的模擬法庭裡面，我們有做過出口民調，出口民調問卷國民法官心中的難處前三名，大概也是跟剛剛 1 號國民法官說的

一樣，專業的法律用語對他們來講有點困難，可能比較害怕是這一塊，但也有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國民法官認為毫無困難，他是全部可以應付的，另外量刑的部分確實也是，大家認為難是很正常的，因為職業法官也覺得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謝謝 1 號國民法官的分享，有沒有其他國民法官要再跟我們分享其他的意見？

3 號國民法官：

大家好，其實我的個性蠻內向的，要不要來參加國民法官這件事情我猶豫很久，但我想說突破一下好了！我就來參加了，我覺得這次成長蠻大，其實我不太敢發言，我覺得 3 位法官人都很好，會一直安撫我們說「講沒有對錯，你就把你的意見表達出來就好了」，我非常相信他們，雖然什麼都不懂，還是把我的想法講出來。我覺得這一次的機會能夠讓一般民眾增加一些法律上面的知識，瞭解外面的人說「恐龍法官、恐龍法官」，因為法官評判的結果，可能跟每個人想要的答案不一樣，我們參加以後就會覺得說其實法官審這些案子真的很辛苦，我覺得這 3 天真的蠻累的，就這樣子，謝謝。

院長：

要非常謝謝 3 號國民法官，她到現在講起來都還有點激動，我覺得她回家一段時間之後再思考這段心路歷程，應該還有不一樣的感受，因為加入之後增加了司法的透明度，所以大家也知道整個審理的流程，知道檢辯是怎麼樣攻擊跟防禦、怎麼樣舉證，所以對之前沒有進過法院的素人來講是蠻大的衝擊，但是就如同剛剛 3 號國民法官所提到的，她的受惠也是很大，她從不敢表達意見，到能夠侃侃而談，甚至也跟別人表達不一樣的意見，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好，還有其他國民法官分享嗎？

5 號國民法官：

剛頒發了感謝狀應該也要有所表示，剛進來第一天的時候，其實頭腦是一片空白的，就像一張白紙一樣，第一天回去還是蠻混亂的，不知道是在說什麼，因為第一天自己沒有辦法去接受辯論跟法官講話的速度，所以我的吸收是比較有限的，可是回去我還是很認真去整理一下當天所述的每一件事情，而且每一天休息的時候，我們的法官、審判長都有告訴我們哪一些事情應該注意，我們都有再研討、商討過，我們不懂的也有請教，所以說知識的累積就是這樣慢慢一點一點積上來的，當然我也很多不懂，可是撇開面子，不懂的話我們就去問，我們對法律也都是不懂，但就秉持著學習的態度，參與這個過程，我覺得有參與才知道其實當法官不是很簡單的，好辛苦喔！真的好辛苦！就這樣子，謝謝。

院長：

5 號國民法官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其實第一天就有人在反應說可不可以講慢一點？因為第一天要適應這個環境，他們有說檢辯剛剛在舉證的時候畫面有點快

，來不及看，所以這也給我們一個經驗，以後在國民法官的法庭中，要表達的時候，可能除了白話之外，語速也要注意，否則剛進到法庭的國民法官有時候一緊張，就會覺得講太快了，剛剛 5 號國民法官說她第一天覺得聽得很吃力，回家再做功課之後，第二天就可以慢慢融入，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經驗，她比較客氣說是來學習的，我覺得這是我們相互學習的經過，國民法官帶著不同生活的歷練跟經驗，來這邊跟法官及檢辯的專業法律知識做分享，所以大家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謝謝你。再來，還有沒有國民法官要跟我們分享？

6 號國民法官：

謝謝，剛剛大家也都有稍微提到，就整體個人經驗來講我覺得蠻有趣的，也是沒有這麼有機會可以接觸到跟司法相關的事情，所以的確提升司法透明度或是一般國民對於司法的整個流程，就是「信賴度」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可以增加的，然後可以現場看到檢辯雙方的答辯內容，我也覺得蠻刺激的，因為有一些可能比較是電視上或是戲劇裡會看到的過程，一般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經驗可以現場體驗。再來，我覺得在整個流程包括整理的準備程序跟一些資料的輔佐上來講，對於一般我們比較不熟悉的人來講，還算蠻好理解的，這些資料可以輔助我們較容易且快一點進入狀況，就現階段這次參與的過程來講，我覺得是算蠻好理解的，的確比較困難的地方是量刑，可能是我們沒有相關的背景跟經驗，所以不曉得這樣的罪責是相應多少的量刑會比較妥當？這部分在剛剛討論的過程中，的確是覺得比較有難度的，謝謝。

院長：

謝謝 6 號國民法官，你剛剛提到這件很容易進入狀況，我覺得首先要歸功於檢方選案，它是一件適合國民法官來參與的案子，就是說它的事實比較沒那麼複雜，可能在量刑的部分要多一點討論，當然我們合議庭也很棒，他們事先把相關的資料做整理並且白話化，這一場的檢辯非常的理性，而且說理非常清楚，所以也可以帮助大家快速進入狀況，有各種好的條件聚集才有今天成功的模擬，你剛剛提到的量刑，確實我們在看轉播的時候也有很多討論，譬如說我們發現好像國民法官在罰金刑的部分金額差很大，有沒有可以提供更多的參考？司法院的量刑系統可不可以用？量刑系統有它的缺點，檢辯在攻擊、防禦，做量刑辯論的時候，可不可以自己引用司法院的系統來跟國民法官說，你們覺得刑度大概是多少是比較適合的？就是有各種的可能性，或許我們等一下可以請評論員再給我們意見。備位國民法官雖然最後沒有投票，但是你們也全程參與了，不曉得有沒有要跟大家分享的？

1 號備位國民法官：

謝謝院長，我在收到國民法官的通知之前，完全不知道有國民法官這回事，工作單位提出公家申請的時候，大家也對這份工作非常的好奇，也覺得非常新鮮

，所以我會把這次很豐富的經驗帶回我的工作單位，再跟大家好好介紹國民法官的整個流程，還有我自己參與的一些心得。在來參與之前，我是一個只會追劇的家庭婦女，我很喜歡看美劇，但是從來沒有涉略過與法庭有關的劇，我因為收到這個通知，還特地把《傲骨賢妻》翻出來看，現在還在追劇當中，這是我為這次參加國民法官所做的準備，我也發現現實的經歷跟劇裡面真的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因為一般法官在我們的觀感裡面都是非常嚴肅、權威，但是這次我來參加之後，我覺得可能是我們的黃于真庭長，真的非常有耐心又很親切，其實我也是個性內向的人，不太敢提出任何的想法跟看法，但是在審判長和藹可親的鼓勵下，當庭也會比較有勇氣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跟疑問，這次參加整個流程下來，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豐富的人生經歷，雖然我個性很內向，但是收到通知之後，我是完全沒有懸念的，就是很想來參與、了解看看整個法庭的過程，因為我搞不好此生就只有這一次機會，所以非常感謝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有國民法官這個制度，也很榮幸能夠參與這個制度，謝謝。

院長：

謝謝。今天來參與的國民法官，都是未來國民法官制度推動的種子，因為你有親身經驗過，可以跟你的親友、工作單位的同仁說一下你今天的想法跟看法，謝謝 1 號備位國民法官給我們這麼多的鼓勵跟肯定，謝謝。

2 號備位國民法官：

院長好，這次參加國民法官模擬庭，我覺得感覺非常好，因為原本是在新聞上看到這些開庭的畫面，沒有辦法實際走進來，實際走進來之後會發現不是像我們在電視中看到的那樣，就像前面所說的，整個流程我覺得都整理得非常清楚，讓大家都可以馬上進入狀況，三位法官也非常和藹可親，他們知道我們不懂的地方會很有耐心的告訴我們要怎麼判斷，我覺得很榮幸可以參加這次的活動。

院長：

只能說謝謝你來參加，這也是我們的榮幸，謝謝。另外兩位備位國民法官有沒有要發表心得？沒有嗎？好。在此還是要再次表示感謝、致意，因為三天要集中精神，放下手邊的一切來這邊參加，真的是要有熱情，而且要非常的專注，非常謝謝你們！今天結束之後，如果你們回家一段時間之後，心裡還有什麼想法或是覺得要給法院什麼建議，都隨時可以跟我們聯繫，寫信來、打電話來都可以，讓我們知道以後要怎麼改進，謝謝你們。

司儀：

接下來進行模擬法庭審判長、法官、檢察官、辯護人意見交流。發言者發言時間請以 5 分鐘為限。

院長：

接下來是我們這場模擬的靈魂，就是審、檢、辯的交流時間，有哪一位要先來說？

謝幸容察官：

各位午安，首先我真的覺得很佩服這幾位國民法官，在短短的 3 天之內就可以吸收這麼大量的資訊，尤其我們提出了很多的證據，國民法官在評議的時候可以講出自己的理由，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深感佩服，也謝謝法官、辯護人，我覺得我們至少共同協力完成了這個模擬。

我自己個人有幾點想法，我們其實這幾天一直有聽到「證據裁判」，前提是我們要有足夠的證據去做裁判，剛剛各位法官也有提到他們覺得量刑很難，因為量刑要參考的證據資料真的很多，尤其以後如果真的《國民法官法》施行之後，我們需要參考的證據應該要更多，因為那可能都是一些重大的案件，我們對重大案件可能需要更多的證據資料去佐證，讓我們足夠有裁判的依據去量刑，所以這次在審理的過程中，詢問完社工吳依宣之後，我們曾經提出重新聲請家暴通報表，為什麼會這樣做？其實在準備程序之前，我們就希望聲請調查這樣的證據，因為我們認為被害人之前遭受家庭暴力，是被告跟被害人的關係之一，也是被告的素行之一，但可惜當時沒有被裁准，所以後來審理之中，我們才會希望在審理的時候再度聲請調查這樣的證據，但最後也是沒有准，我們才會在被告供述那邊去做詢問補回來，可是我相信，各位法官如果直接看到那個家庭暴力通報表跟透過被告自己來說，這感受的程度應該還是有所落差。

第二個是被告歷次供述的問題，我們在準備程序的時候也是希望可以調查被告的筆錄，但當時也是被裁准認為是沒有必要性，就是認為被告會來，我們可以直接問他，可是其實像各位法官剛剛在評議的時候，有討論到被告歷次說法是怎麼樣，也是我們日後犯案量刑的參考，就是他的品行、素行之一，如果我們可以去調查到被告的歷次素行的話，可能也不需要最後詢問被告的時候去提出一些問題打擊他，再來就是，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去做裁判的話，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最後辯論程序變得非常長，我自己是覺得，如果我們可以把這麼長的辯論時間挪一點，移到前面來，讓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去做調查的話，我個人覺得這樣是更好的地方，以上是我個人淺見，謝謝。

院長：

謝謝，謝檢察官在第一場、第二場都有非常好的表現，她提出了幾個問題也是很重，我們這一場重點會擺在量刑調查跟量刑辯論，但是量刑調查對我們來講是個新的東西，過往這部分並沒有投注非常多的心力，所以量刑到底要怎麼調查？要自由證明還是嚴格證明？或是要不要遵循什麼規則？對法官來講也是比較不熟悉的部分，所以我覺得有些規則待建立是沒有錯的。

我們透過這樣的模擬確實可以發現問題，我們也會把這個問題帶給刑事廳，

讓他們去做整理，說不定之後會有更詳細的細則出來，她剛才也提到辯論的部分，今天的辯論因為辯方 3 位辯護人求生意志很強，3 位都有提出非常精闢的辯論，時間有稍微長一點，將來在法庭上應該要怎麼樣辯論，特別是就量刑的部分，死刑辯論要怎麼辯論？要不要在一開始就有什麼樣的規則？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而且是非常好的題目，謝謝檢察官提出兩個非常好的觀點。檢察官還有沒有要再表達的？

薛雯文檢察官：

不好意思，我也要呼應一下謝幸容所說有關證據的這部分，今天這個案件是家暴案件，家庭暴力通報表是專業人員在接受緊急通報的時候覺得這個人有問題，他可能受到家暴了，所以上網通報，這並不是單純請社工來就可以證明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個家暴案件，如果認為在死亡前兩、三年的事情就不是家暴，沒有調查的必要性，那也會有失真的狀況，特別是國民法官的案件都是死亡案件，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是沒有辦法說話的，如果把這 6 份證據刪除，我們完全沒辦法好好的說話，我們可以透過問證人的方式，但那是談和，事實上幾月幾號通報了，幾月幾號又通報，這是沒有辦法呈現的。

職業法官調了非常多的量刑證據，但如果同樣的案件在國民法官的情況下，這些證據都被排除了，也就是說我們檢方要在法官沒有閱覽卷證的情況下，刪除檢方可以出示的證據，然後在沒有看過證據的情況之下，給我們菜要來去說一個故事，我覺得這在先天上會有點困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考慮到，這案件不只對被告很重要，對被害人也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話，這部分也應該尊重檢察官舉證的責任，形成說故事的素材，我覺得這件事也是蠻重要的。

第二個是被告的部分，不好意思，因為今天被告提到他家裡的狀況，不是在訊問時，而是在被告最後表達程序的時候提及，他說他家裡有五個小孩，所以我沒有程序可以說話了，這五個小孩都不是在他手裡養的，都是他的前妻在照顧，也不會有死刑的這些問題，但是因為程序變成檢方沒有辦法說話，我聽了他們這樣講，我也沒辦法去討論，這是死刑案件，我也就想說沒有關係，但國民法官在量刑時，覺得他有五個小孩子很重要，但事實上這五個小孩子都不是他在養，我的意思是說在程序上讓雙方都可以好好的講話，可以互相檢證對方資料的這件事情，在《國民法官法》的制度上也是重要的，雖然說我們希望可以減輕國民法官的負擔，但是如果一直要把這資料往外抬的話，我們可以拿今天的例子來比較，當初職業法官可以審核的素材有多少？國民法官案件可以審核的素材有多少？會有怎麼樣的影響？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這是我的經驗，不好意思，謝謝。

院長：

謝謝，薛檢察官講的問題都對，因為我們模擬法庭其實有它的限制，就是我們的時間有限，準備程序 1 次、審理 3 天，資料大概就是卷證資料，沒有再去做多的發展，真實案件可能準備程序就很長，要做很多的準備，會有點不一樣，受

限是在模擬，所以確實有一些資料是比較不足的，倒是這件也可以再寫寫判決，檢察官如果覺得對於證據必要性的判斷還有其他部分沒有納入考量，是不是會有爭議，我覺得倒是可以試著送上訴，讓高院來表達一些意見，或許有一些規則會出來，因為我們第一輪的模擬法庭已經有四個法院把案件送到高院去，據我所知，北部三個法院跟桃園已經有四件上訴，高院也有排專庭要來審理，所以他們應該會就在地院覺得不足的地方，在高院討論，透過這樣的方式，說不定會有些規則，就由上級審法院來做出一些指示，我們這件也可以試試看，因為我們第一件大概排 7 月份的時候會審理，而這第二件，也試試到高院審理看看。檢察官還有意見要表達嗎？沒有？玟萱檢察官也是表現得很好，謝謝你。辯護人這邊？

陳奕廷律師：

謝謝院長、謝謝評論員，這次真的很感謝各位法官、國民法官的參與，真的要很有耐心、勇氣才有辦法走完這個全程，非常感謝你們，當然也非常感謝檢方，檢方選了一個對辯方來講蠻棘手的案件，撇除我們 3 位辯護人之外，其實受害最大、心理創傷最大的就是我們演被告的那位呂書記官，他每天走出去都說「會不會被丟石頭？」，他一直在問我這件事情，我說「應該是不會啦！」，他演得非常逼真，確實蠻入戲的。

這一次的審判就我的想法提出幾個點跟大家討論一下，因為受限於時間，所以我們這次比較倉促，而且我們拿到卷的時候，檢方證據是一次性開示，我們大概拿到了 30 封卷左右，因此我們一開始在過濾資料的時候其實花費蠻多時間的，再來，也為了精簡審判，所以當時約定好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額外提出卷內所沒有的東西，因為這個狀況導致一個有趣現象，卷內資料單純就死刑辯護來講的話，應該是不足以作為量刑基礎的，一般的死刑辯護案件中，像我承接過的，原則上會有精神鑑定報告、心理衡鑑報告，而且是要由專業的臨床心理師來做的，甚至現在比較流行的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就是所謂的「情狀調查」、「情狀鑑定」這塊，應該也要會有，如果今天真的有做到這個資料的話，其實剛才檢方所提到的家暴資料，甚至是被告基礎的背景資料都應該會詳細記載在裡頭，因為這是透過社工師，是一個完整的團隊，包含犯罪學學者、法律學者、心理師一起做出來的衡鑑資料，它會非常的完整，而這一旦提出的話，其實國民法官可以看到更多面向，必須坦白說明一下，我們今天早上說想要再多問一下被告的狀態，會卡在一個點，對於被告的基本背景，比如他的收入、有幾個小孩、有幾個被扶養人，正常來講一般庭的習慣是法官職權訊問的事項，我們那時就有點好奇說，這如果沒有出現的話，法官完全沒有考慮過這個事項，然後判了某個我們覺得過重的刑期的話，這會不會是一個上訴理由？因為這是很基本的背景調查，而這基本背景調查 沒有被注意到的話，會不會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的原則？

我們其實有想到這個點，所以今天早上才先聲請看看，不過沒有被准，因此請被告自己講，當然這有點偷渡之虞啦！跟檢察官抱歉一下。再來這個案子在更前端還有另一個小插曲，我曾經突發奇想，我突然聲請本件裁定不行國民參審，

我想這可能有突擊到院方一些些，因為這案件我們是認罪的，主要的想法是未來《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中，認罪案件可能是占大多數，我們會發現現在很多打法不像草案時代，草案時代我們會去爭很多事實，有可能會打不同的罪名，或者是不認罪的狀況發生，可是檢方這次案件開示的東西太齊全了，一路從偵查到高院二審的所有證據資料都納入可以討論的範圍，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打無罪的空間，原則上我們是打認罪的，在認罪、事實無爭的情況之下，這樣子單純就量刑調查時，該怎麼去安排整個程序？這顯然是草案時代比較少碰觸到的狀況，換句話說，即便是不爭執事項的調查，可能也會有很多的爭議，這可能是值得日後慢慢再去摸索的地方。

再來是針對資料的部分，其實還有一些點，如果是我的案件，我可能會聲請勘驗，勘驗什麼呢？勘驗被告每次開庭講話的態度、口氣，我相信這東西一旦出來，各位國民法官應該可以看得更清楚，他是在什麼情形之下講出那些不討喜的話？那個語氣、觀察、眼神都是可以被觀察得到的，但這受限於模擬，所以沒辦法呈現出來，也是提供出來看日後能不能再更加精緻化，或者有個小建議，就是看以後的案件是否能比照真正的案件開示到偵查結束、起訴那個時段的證據，因為這個原始案件，後續院方所調查的所有資料都已經放在裡面了，說實在的，當院方一看到時就覺得沒什麼好打的，因為都已經被調查清楚了，一旦我們爭執什麼，只要一眼卷內資料，我們就沒有立場了，也會導致我們比較沒有東西可以主張，因此這次全部變成量刑辯論主要也是有這考量存在，以上是我先簡單表達我的意見，謝謝。

院長：

謝謝陳律師，其實這件在準備程序的時候，辯方的說理就很精彩，大家在非常理性討論的情況下，法律人在下面看，也看出很多端倪，我們也覺得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非常好，剛剛提到這件是偏重量刑辯論，確實沒有錯，我也覺得從這點可以發現量刑調查跟辯論在將來可能的問題，是還不錯的一次模擬，真正去發現問題就是很成功的模擬，所以非常謝謝你們。還有兩位辯護人，有沒有要心得分享？

沈妍伶律師：

院長、各位評審員、國民法官，以及在場的各位大家好，首先感謝士林地院給我們這次機會，誠如剛剛 5 號國民法官及院長所講的，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在相互學習，對於辯護人來講，《國民法官法》確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今天早上辯論時間為什麼拖這麼久？我先跟檢方還有大家說抱歉，因為我可能講比較久的關係，所以導致遲誤原定期程，但在辯護人的立場來講，這是一個新的程序，我們以前沒有嘗試過，以前傳統《刑事訴訟法》的案件是被告起訴之後，所有卷證都會送到法官這邊，辯護人已經習慣被告被起訴後，我們就可以閱卷，看到全部的卷證資料，所以我們可以提前在辯論之前做準備，而且一般的刑事訴訟程序不

會這麼密集審理，不會連開 3 天庭，可能這禮拜先做證據調查，下禮拜做詰問證人，再下個禮拜做辯論，所以我之前也跟兩位辯護人一直說，我從來沒有一次經驗是在開庭的前一天晚上凌晨還在做辯論簡報，通常會在前一兩天就準備完畢，為什麼會拖到今天凌晨還在做簡報呢？是因為整個兩天的審理程序當中隨時會有新的變化產生，譬如說新的證人進來，或新的一些陳述發生等等，我們必須因應這些新的調查證據狀況，再把新的資料呈現在我們最後量刑辯論的資料當中，才能做一個完整的陳述，所以真的很抱歉，我到今天凌晨才確定今天的辯論程序要講什麼，我在之前準備程序預估的時間可能確實是不夠的，就這一點先跟大家說抱歉。

經過這三天之後，我覺得大家對這新制度應該都有蠻深的感受，我的感受有一點也跟檢方一樣，就是在證據開示的部分，如同我剛剛講的，以前傳統的一般刑事案件是起訴之後，院方、檢方、辯方都會看到所有的證據資料，而不像這次國民法官到法院來之後所看到的證據是被我們挑選後的結果，變成說一開始辯護人跟檢方在準備的時候就要花費很多心力，把我們未來想要呈現的完整故事架構、所有素材挑出來，我必須很誠實地講，這有時會有點難度，因為我們有 30 宗卷，譬如說這次挑了大概 25 樣的證據出來，但有時候隨著審判程序的變化，常常會覺得好像漏了哪個證據，其實應該之前要提示而沒有提示的，缺了這個證據我之後說故事就會不完整，像檢方覺得缺了家暴令就沒辦法完整的呈現被害者的心態，但我又覺得為什麼會採取不要給國民法官一次看到所有的卷證，而是經過檢辯雙方挑選的？是因為我們希望你們來到法院時，是在沒有被汙染的狀態之下，保持一個平常心，單純的來看被告這個人，如果你們先看了所有的證據資料，先看了殺人畫面的監視錄影帶，我相信你們後續在看到被告的時候，可能沒辦法保持比較客觀或公正的心態去處理他的量刑，所以我想這是兩難，但我覺得以後這部分可能需要慢慢的磨合，以上是我這三天的心得分享，謝謝。

院長：

謝謝沈律師，我們國民法官跟三位法官比較有接觸，就是一起開庭，但是檢辯要準備開庭上的所有資料，其實是非常費心的，我記得上一場有個辯護人說他凌晨 3 點都還在傳資料、問問題，這次沈律師也是弄到凌晨，他們是隨著前一天的變化要準備第二天的，說實在的，這新制度對審檢辯都是非常大的改變，審檢辯都要做非常大的學習，這是不容易的，所以在這裡我也要再次跟三位法官、三位檢察官及三位辯護人致意，因為你們真的非常辛苦，然後也表現非常好，謝謝你們。張律師要說嗎？好，謝謝張律師。再來是合議庭，我們聲音非常好聽、非常溫柔的黃審判長跟大家分享一下。

黃于真庭長：

其實我的聲音快啞了，可能聽不太出來。院長、評論員，陪伴我們三天且非常辛苦的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及檢察官、辯護人，當然還有我們很重要

的合議庭成員，按照我們合議庭的分工，程序事項庭長負責講，太難的事情就交給受命法官，所以我就是負責感謝大家，也請大家考慮到我真的快沒聲音了。

這次程序我個人在這三天的審理過程中，我也跟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分享，其實對我而言也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在做司法官這麼多年的歷程中，我從來沒有沒看卷就上去開庭，這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很習慣事先做好功課，對案子有一定的了解，我才會踏上法庭，我也曉得從第一天開始，因為檢辯都準備了非常豐富的資料，口才又都非常的好，聽起來就覺得每個人都講得好有道理，畫面這樣一直過去，我就想說完蛋了，待會他們異議的時候我要怎麼處理？我必須說這整個程序聲音會啞，也是因為真的給我蠻大的壓力，我跟國民法官們、備位國民法官們很感同身受，我們真的被很多資訊轟炸。

檢察官跟辯護人提到的問題，我也從觀摩其他法院的模擬法庭開始就一直在思考，我們為了讓國民法官不要產生偏見跟預斷所預先做的這些，像本件有調整起訴事實，可能對於檢察官或辯護人提出的證據資料，我們都有做刪減或不予調查的決定，但我必須說，因為本件就證據能力都沒有意見，證據最佳原則是要先問證人或問被告，我本來以為問證人、問被告沒有問出來，你們會聲請調查書面資料，可能是礙於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做這樣的調查程序，在過程中其實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都跟我反應說，他們覺得這樣子的時間安排有點太緊湊，他們也很擔心未來會不會都這樣子開庭？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會擔心有點負荷不了，或是如果三天審不完，要審到兩個禮拜的話，會不會對他們的工作有點影響？他們沒有辦法請假，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也都可以提供給我們當作未來這制度實際施行時一個很好的建議，在這裡真的非常感謝大家這3天的幫忙，很榮幸在這個活動裡面可以擔任模擬法庭的審判長，專業的部分我們就交給受命法官。

張兆光法官：

院長、評論員還有在場參與的來賓大家好，真的也是要呼應院長說，這一次的檢辯真的都很理性、自律，讓我本來是很擔心這個案子如果辯護人又爭執事實的話，可能這個庭會開不完，那或者是很多待證的事項，我們可能沒辦法處理。謝謝大家都也很配合，沒有做太多不理性的爭辯。

另外就在場的國民法官跟備位國民法官，我其實也真的很佩服，有一些像1號國民法官他有提出一些觀點，確實是我在當法官的時候，比如說審理槍砲案件並沒有特別去考量到的。因為他也很認真，比如說看戶籍資料的時候，看出被告有擔任過國民兵的資歷而已，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入伍去從事兵役工作，所以他對於這個槍砲的知識可能會來自於他實際接觸本案槍枝跟子彈的過程而來。另外，像3號國民法官坐在我旁邊，我發現他做筆記非常認真，然後字都密密麻麻很細，其實比我們自己法官可能都還要認真投入這個審判的過程。

所以在這裡我也要呼應檢察官的問題，這個案子在多次或者是長期的家暴的這個事實，我想國民法官跟我們法官其實都已經是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不會，針對我自己的意見，我自己會覺得這個案子不會因為多提了幾次的家暴通報表，而對於這個部分的事實或者是量刑的考量，會加重他們的因素。因為這個案子我們已經容許了一張通報表、一個保護令、社工，還有甚至最直接的影像畫面，在一般的案子很難取得。我們其實都一直討論說，為什麼會這麼好，還可以拍到之前被告對被害人家暴的影像畫面。所以其實這個在我們國民審判，我自己覺得對國民法官是最直接的影像的印象跟衝擊，可能會比單純書面的通報紀錄，甚至因為辯護人可能還會質疑這個部分到底是不是與事實相符，因為那個部分可能只會證明他有通報，但是實際的強度、次數，可能不一定能夠在這個審判裡面藉由通報表來顯現。

另外，在評議過程中應該大家有看到，其實國民法官注意的是犯後態度，就是他有沒有悔改。其實國民法官對於先前家暴的這個事實，已經沒有特別在去講了，因為這個部分我就不確定說是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確定了這件事實，還是說。但是在我的發言過程中，我其實也有試著去幫被害人講話，我不知道這個部分有沒有錄音到，就是我們其實也有去嘗試提醒國民法官，這個案子的被害人其實他不能講話，但是他是沒有錯，希望國民法官去正視這一點。

另外就小孩的部分，這個部分確實在我們評議過程中沒有評議出來，沒有顯現出來，但是在場的國民法官跟備位國民法官，我們在中間休息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我們也有對當時在場的國民法官跟備位國民法官去說明，這五個小孩未必是真的他自己在照顧，所以這個部分的事實或許沒辦法做為量型的考量。中間還有一些沒有錄到的就是親權的問題，因為確實這很顯然的都是離婚以後，是在前妻的親權手上，他們其實是考量死刑的問題，如果死刑的話，會不會直接對他們小孩的生父這個部分有影響。我們那時候其實也有說明，就徒刑的部分其實如果說，因為這是殺人重罪，不管最後怎麼判，其實在他執行完畢出來的時候，應該小孩子都已經成年了，所以對於這個過程顯然就是不管刑期是長或者是短，可能都不會影響到小孩子成長的陪伴，就是這個部分已經不是在我們考量的因素。這個部分為什麼他們會問，是因為張律師一直在提出兒童權利公約，所以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認為，這個部分可能如果不判處死刑的話，可能這個部分不是很重要的考量。

這個又回到我們在準備程序的時候，其實就有開門見山的問檢察官有沒有要具體求處死刑，這個部分確實會影響到法官跟辯護人，甚至國民法官。在這個程序進行過程中，大家其實心裡面是都吊在那邊，會覺得如果將來最後檢察官有求處死刑的時候，我們的考量是不是會不一樣，對於證據的認定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但因為檢察官是最後才亮出底牌說無期徒刑。所以我覺得像早上辯論的部分，辯方可能有一部分也是預設檢察官要做死刑辯論，所以他們才會這麼長期的進行。

另外就職權問被告家庭狀況這個部分，其實一般的案件我們審判長筆錄的例稿都會有知識程度、家庭狀況、扶養親屬、收入等等的，筆錄都會寫上去。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我們不是沒有想到要問，我們是想說，檢察官如果跟辯護人認為這

件事情是重要的，你們應該要提出來問，如果你們不提出來問的話，法院這邊當時的想法是，因為這個是重罪，所以或許說這些所謂的家庭狀況，或者是像他講的五個小孩的家庭情形，未必會影響到最終的量刑。因為就是我剛剛講說，他的刑期因為是非常長的刑期，所以這個部分已經應該是脫離他原先的工作情形，或者是跟前妻的小孩之間的關係，他當時唯一的，就是可能須扶養直接的親屬可能就是被害人，那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後來是決定既然檢辯都不問，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再進去問。

最後，確實我們還是覺得最後評議時間有點短，本來是預估三個小時應該綽綽有餘，所以到後面可能會有一些確實評議庭、合議庭或者是國民法官，還是沒有做充分的討論，就從大概殺人罪的量刑之後，可能我們就比較稍微沒有那麼深入，這個部分我們剛剛也有再跟國民法官解釋，然後可能以後確實這個部分我們要再改進，謝謝。

院長：

真的要非常感謝黃庭長還有張法官跟李法官，這個合議庭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他們所有的付出我們都看在眼裡，非常感謝。其實對法官來講，因為沒有事先看過卷，在庭上要做訴訟指揮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這個要比平常做足更多的功課，而且要現場判斷，這個壓力真的是蠻大的。所以我也非常佩服黃庭長把這個庭帶得這麼好，謝謝。兆光法官也是事先在準備程序當時就做了非常好的準備，我也覺得這一場的準備程序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謝謝兆光法官跟小芬法官，非常感謝你們。

我們今天合議庭的審檢辯，剛剛都已經做了很寶貴的意見交流，我們是不是就來進行下一個程序。

司儀：

接下來進行評論員意見交流，發言者發言時間請以十分鐘為限。

院長：

接下來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評論員要來跟我們做意見交流，第一位要發表意見的，我們請最高檢察署的陳瑞仁檢察官。

陳瑞仁檢察官：

我們院長、兩位評論員，還有三位法官，還有各位國民法官大家好，我想時間有限。我們模擬法庭的目的應該是在找出，在目前的法條之下我們要如何去操作能夠達到一個公平審判。我很快的把我觀察的心得從書狀交換開始講，我會盡量在十分鐘之內。

第一點，我們聲請調查證據的書列，檢辯雙方都有分證據、待證事實還有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我是主張把他簡化為證據跟待證事實就好，因為你不要去

逼檢辯雙方講出太多相關性的那些解釋，這個其實對辯方是非常不利，講的越清楚的話反而是對辯方越不利，我覺得不要要求太多。

第二個，書狀上有所謂的罪責證據跟科刑證據，對科刑證據，「證據」這兩個字我是有意見，我認為科刑是一種因事項，像 57 條他也是講事項，他不是講證據。也就是說量刑程序基本上 71 年台上字 5658 號判例，是認為不採嚴格證明。

所以量刑程序的心證門檻是證據規範而已，而不是無任何合理懷疑，傳聞法則在量刑程序裡面也是可以用。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切割開，那個名詞就要把他分開，檢辯雙方在證據編號的時候，對於所謂的刑責證據的編號跟科刑因素的編號，就要把他編不同，這樣將來才會去區分開來，法官在操作的時候也會比較好操作。也就是有所謂的檢量編號或者辯量編號，那個是量型的證據，我覺得一開始就要把它區分開來是比較好。

第三個，有所謂的最優證據原則，我對這個名詞我是非常有意見。因為如果他是 *master rule*，那不對啊，那應該是在講原件性，就是說盡量講原件。因為你在這種名詞的操作之下，就會發生檢辯雙方都講的，就是我這一個證據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還是有相關性。你不能用有兩個證人，一個是神父，一個是酒鬼，你只能傳那個神父來，你為什麼傳那個酒鬼來。但是他們所站的角度會不一樣啊，現場證人講出來的話會不一樣，你不能說一個最好的證人，你就排除其他的證人。所以為什麼剛剛檢辯雙方都有在埋怨，可能是受這個名詞的影響，因為就是國民法官法第 62 條第 3 項，對於調查的必要性就已經有明定了，我們就依照那個規則就好，不要再去創造這個名詞出來。

第四點，書狀交換的時候，對於法官的指示應該雙方就要開始表示意見。法官如何對國民法官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跟量刑因素，應該要下什麼指示，在書狀交換的時候其實就該開始談。到準備程序的時候可以再繼續談，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像這次量刑因素的解釋，雙方都是進了評議室後再講的話，檢辯雙方都沒辦法表示意見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把他提早。

再來，準備程序的時候對於證據能力，我覺得法官不用那麼早就去下決定，因為那個時候很多狀況還不明確。在美國的做法是他們用附條件的，就是如果證人沒有來的話會怎麼樣，如果證人翻供的話會怎麼樣，他們會附一個條件。所以盡量讓一些證據先進去，但是不要先排除就對了。另外，證人的出場順序，我覺得應該由檢辯雙方自己去決定就好。比如說辯方要傳 3 位證人，檢方要傳五位證人，檢方出證的時候這五個證人哪一個要先問？辯方三個證人，哪一個證人要先問？那個所謂的排棒應該由檢辯雙方自己去決定就好，審判長這邊只要決定我給你三十分鐘，至於你要怎麼去弄你這三十分鐘，是你家的事。我覺得我們的審理計畫書只要做到這邊就好，不用細到哪一個先問，像這次是先問高雅均，而不是先問許家珍，應該許家珍是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王子寵物店才是高雅均阿。結果你先問後面那個人，我覺得國民法官就有點亂掉，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讓檢辯雙方去決定排棒的順序就好。

再來就是選任陪審團的程序，我覺得這次的審判庭，選任國民法官的程序，這一次合議庭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我覺得我們都會面臨一個難題，到底是要一起問還是各別問。這一次的合議庭對於所謂的一般的資格不符合跟所謂的跟推定的那種偏見，也就是國民法官有 12 條到 14 條，還有第 15 條的第 1 款到 9 款是一起問，然後到第 10 款的時候，就是附理由的那部分就各別問，我覺得這種操作又可以節省時間，但是又可以，等於有一種團體遊戲一樣，我覺得這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模式。

另外，對於國民法官的選任，我覺得法官不用太客氣，就是你們可以依職權排除。但是我看這一次法官都很客氣，你們可以依職權排除，現在國民法官法應該是規定可以嘛。所以我是覺得你們其實可以大方的先行使就好，因為你覺得這個人可能他合群力或者是太囉嗦，你們要把他排除其實是可以。我為什麼講說法官要盡量，你們可以職權，就不用客氣，為什麼呢？這一次波士頓爆炸案，本來判有罪判死刑的那個案件，後來被推翻。被推翻的理由就是，法官明明知道裡面有七個陪審員已經有看過很多的報導，但是沒有把他排除，所以後來這個判決就被撤銷，到前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說他願意受理這個案子。所以你看就是說，國民法官的選任真的是可以變成上訴的理由，我的意思就是說現在我們正在模擬二審，二審的上訴理由有可能會包括這一點。所以這一點真的審判長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說一個案子辛苦了半天結果被撤銷掉了。

審理程序方面，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覺得，我們國民審判看起來會有點破碎化，就是那個說故事的流程沒辦法那麼流暢。我是認為因為我們去分那個所謂爭執事項跟不爭執事項，然後不爭執的就輕輕帶過，這樣子會讓那個說故事的順序亂掉。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對於「物」，是有獨立的調查順序，可是你看美國的審判，他所有的物、所有的文書一定是在問證人的時候才帶出來。所以他講故事的流程不會被打斷，像第一天你馬上播那個現場的畫面，第一個對被告不公平，第二個就是說，國民法官根本不知道前、不知道後，你就開始先調查物證，他們會搞不清楚什麼狀況。但是如果他是在問警員或者是問在場的那個店員的時候才來播放的話，一邊問一邊播，國民法官就會比較能夠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們到底，有這個獨立的物證的調查程序，這點可能將來在操作的時候能夠盡量避免。

另外我們會破碎化的一個原因，我看審判長他也非常的擔心，因為現在的法律還是規定，每調查一證據完畢就讓雙方，如果他願意表示意見的話，我看審判長問的都有點最好你們不要到最後的時候才表示。我也是贊成你對於所有意見的那種，除了政治的名義以外，以政治名義當然你當場就要異議。但是對於那種說服力或者是他的關聯性，是應該在詰辯的時候你才去講就好，這個我想盡量不要個別的證據就表示意見，那一定會讓這個審判的流程破碎化。

再來是被告的訊問順序，被告應該是擺在最後一棒，然後應該是要由辯方先來問才對。這一次為什麼由檢方來問，我是覺得怪怪的，就是其實被告有緘默權，但是被告他的辯解是怎樣，是由辯方的律師在主詰問的時候讓他講出來，然後檢察官才來反詰問。如果被告不願意站上證人席的話，他只有在最後審的時候他

才能講，我覺得是不是我們的被告這一方面應該要這樣子處理。

最後講到量刑程序，我是主張在我們目前這樣看起來，真的還要另外一個開審說明。我們不是剛開始的時候審判長有先一個開審的說明嗎？那個開審說明應該先講那個犯罪構成要件那邊，到了要進評議室之前，應該再另外一個就是關於量刑的一些說明。因為量刑的說明，像這一次可以看的出來，就是其實非常重要，我覺得這一次有一點漏掉的就是，還好有一位國民法官問假釋的問題，我現在判他無期徒刑是不是他要關到死，或者是我判他 20 年，他多久能夠放出來。

其實這一點在進去評議室之前就要先講，然後讓檢辯雙方能夠表示意見，你進去評議室再講，檢辯已經沒辦法表示意見，但是他又非常重要。所以我是建議，目前的操作可能在進去之前，對於量刑的開審還是要再講一下比較好。

還有一點關於量刑，剛剛張法官是說檢辯雙方要盡量主張，但是我的理解是這樣，量刑程序其實是法官職權調查，在美國是這樣，就是說職權一點不要緊，我覺得在量刑程序的時候，盡量職權調查不要緊，因為美國也是這樣，而且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去突破一些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些困難。

最後一點，哪些東西能夠帶進去評議室，這個在美國時常發生上訴的問題。像今天我看最後好像有在發辯方最後的量刑詰辯 PPT，PPT 有拿給國民法官看，其實這在美國是違規的，因為他不是證據，他是所謂的教義性的說明。教義性的說明跟摘要不一樣，摘要是我把很多有實質證據審理為一個流程表或怎樣，我估出來給大家，那個聯邦證據法 1006 有規定是有證據能力，但是如果是教義性為了說明的，檢辯雙方所造出來的 PPT，事實上是不能帶進評議室的。所以我現在要建議的就是說，哪些東西能夠帶進去評議室，這一個標準也要建立起來。好，謝謝大家。

院長：

謝謝陳檢察官，他是留美的，所以我說他是英美法的權威，所以他提供給我們很多在美國實務上怎麼操作陪審團的一些建議跟經驗，但是我們還是可能要回到我們自己的這一部法裡面。因為其實我們有部分是像陪審，有部分又是採用參審的精神，他其實是比較像日本法，所以有一些規則可能跟美國法有一點點不一樣。像剛剛檢察官提到的那個最佳、最優證據原則，那是日本來的，所以在美國可能沒有這樣的規定，可是在日本好像實務上或是他們有這樣在操作。當然我們的法律最後會操作成什麼樣子，現在大家都還在摸索，希望有一個是本土的，最適合我們自己的一個方式可以出來。

剛剛檢察官提到的那一個科刑調查要法官依職權的部分，可能會跟大法官 775 號解釋有一點點不一樣，因為 775 號解釋，他有一個解釋理由裡面有提到一段關於科刑的部分，是檢辯雙方都要指出證明的方法。剛剛檢察官提到，他認為分罪責跟科刑證據的部分，確實我剛才趕快去翻一下大法官的解釋文，解釋文寫的是「科刑資料調查」，所以他也沒有說是科刑證據調查，他是用科刑資料調查，所以我們將來這一塊到底要怎麼樣來進行比較好，我覺得實務可能就這個部分

可以再，就是大家再想想看怎麼做會比較好。

剛才檢察官也提到，決定了排棒順序要尊重檢辯的這個說法，這我也很贊成，因為其實就是說故事的一個方法，你確實是要，就是以尊重檢辯他們的安排，他們想要告訴國民法官什麼樣的故事，他們來做這個設計，這也跟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精神是相符的。

辯方先問被告這一個，我也是很贊成的。好像陳義成（音譯）老師他也有相同的主張，他認為對辯方來講，被告是你們的有信的證人，是偏有信的證人，所以是由辯方來先問。雖然在我們國家裡面被告是沒有當證人、防禦上的這個地位。

審前說明要不要分段這個部分，我也贊成這個是可以在前階段講一些基礎原則，到了要評議的時候，可以有另外一段，法官可以再做一個評議的審前說明，是可以的。至於審前說明要怎麼樣做，然後在檢辯都聽到的情況之下，不會讓他們懷疑法官是不是偷偷教了什麼，也可以設計成例稿，所以我們今天的模擬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好，謝謝。

邱鼎文法官：

院長，還有我們尊敬的陳學長，還有謝老師，還有在座辛苦的審檢辯同仁、先進，還有我們辛苦的國民法官，大家好。

其實院長邀我來當評論員我是非常的緊張，因為我素聞台北，尤其我們士林地區的審檢辯真的是非常的戰力充沛，非常的學識淵博。確實我自己來看了三天，每一天都感受到很精湛的在法庭的技術，從檢察官詰問證人跟被告、辯護人的部分，開審陳述，合議庭的處理，包括準備程序、證據的整理，在臨場的針對檢辯提出來的異議的處理，我都覺得是非常的厲害，對我們這個中南部法院過來的法官來講，是非常的具有震撼性。其實我能夠提供的意見或所謂講評的部分不太多，我就我觀察的角度，當做也是另外一個國民法官的角度，講一下我自己看到的東西，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從準備程序開始，起訴書的審查就成為一個爭點，辯護人提出來，我相信合議庭做了很好的處理，做了一些刪減，為什麼做這些事剛剛都有說明了，我就不再贅述。現在是說可能在我們以後真實的案件中，好像不太適合由法院來做這樣的一件事，因為這是檢察官的書類，也公告了。所以如果我們以後不採取公訴不受理說，是採取無證說的話，那可能要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273 應該是第 6 項的規定來裁定補正。因為是在準備程序發生的事，所以應該時間上還能夠處理，但是模擬法庭的話當然就只能靈機應變，我覺得我們合議庭都處理得非常好。或者是說以後可以考慮，如果類似的情況，檢察官也願意來代替在選任程序的時候，我們不提供原來起訴書，可以提供所謂的準備書狀，檢察官可以重新就可能法院這種不適當出現的部分，在準備書狀中做呈現，可能這也是一個代替的方案，我想這些都是可以適當的變通。

我在準備程序聽到，陳律師提出適用第 6 條排除，我真的很心裡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我以為我就可以領了錢就回家，很可惜合議庭駁回了這樣的一個裁定，不過我又多領兩天錢，所以還是感謝合議庭。

這一款的適用未來會怎麼樣，我們不曉得，因為可能實務要形成。我必須要報告的是當初為什麼會這樣定？其實它是有一個跟陪審制之間的區隔。各位都知道陪審制認罪，原則上不行陪審，那我們國民法官制就是仿裁判員制度，所以即使認罪的案件，也有反應國民多元意識的必要，所以認為認罪的案件還是有可能會行。這一款定的適用到底會是在什麼時候？可能就要考慮到有沒有引進國民意識，反應在量刑這一塊的必要性。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合議庭也做了很好，因為在準備程序確實檢辯雙方，尤其檢察官可能對於要不要處死刑有所保留。所以可以說在刑度這部分是有爭議的，尤其是死刑的部分是有爭議，未來也很難期說，假設檢察官求處死刑，辯護人會贊同，我想這也是不可能。所以裁定將這樣的要求駁回，我覺得是適當的，就是我還是得再來兩天，所以這就沒有辦法。無罪這個以後在適用上可能不宜過寬，因為有可能會變成另類的選擇權制，像韓國的選擇進入或者是美國的選擇退出陪審團的審判這樣的一個制度，他就變成一個，要不然你就認罪，認罪就不用公審。可能會變成另類的這種操作，也許不是很適合，所以可能在未來這一款的解釋上不宜過寬。

另外在準備程序證據整理，我必須說我很佩服張學長，他對於這麼龐大，包括起訴書，等於是現在的起訴書全部都送進來了，然後那麼多的證據都送進來了，我覺得他做了很好的一個整理，把很多事情都確認下來，包括將來量刑要不要爭執所謂的責任能力、累犯等等的部分，都有做一些確認。

證據的整理，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我覺得這一件既然是被告認罪，我們不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在調查罪責證據這件事情上，這個也影響到後來我們在昨天審理中，我們有非常多的時間在處理雙方對於證人意見表達的部分。我稍微算了一下，我可能很無聊，所以我就算了一下表定的調查罪責證據的時間是四小時又十五分，量刑證據是五小時又二十分。所以這個案子如果是要好好審的這3個量刑的爭點，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放多一點時間在量刑證據的調查上。當然實際上進行的時間短很多，我們合議庭很有效率，罪責調查了兩個小時又四十三分，量刑調查了三小時又五十五分。不過我會覺得，有一些罪責證據的編排或許可以考慮到編到量刑證據來，我想因為這一次比較特殊，就是不採所謂區分爭執跟不爭執事實的一個調查方法。那在準備程序的時候，可能是為了避免重複調查，把罪責證據可能會證明到量刑事實的部分都允許一併的來陳述調查，這是我看準備程序筆錄上面是這樣寫。可是這樣一來的話，我們可以想像每一個證據都會有不爭執的跟爭執的部分。事實上這個案子是沒有區分不爭執跟爭執，等於每個證據都是可以爭執的，看你要講的是罪責還是量刑的，甚至有時候連罪責的，可能辯護人這邊都會在證人意見中再去反駁。這樣一來每個證據都要講很久，每個證據原本我們期待的也許是，不爭執的事實很簡單的、很容易的說明完就過了，集中所有的精力在調查所謂量刑事項，尤其在這個案子的所謂47條要不要加重，以及各個量刑因子的，檢辯雙方所重視的某一款量刑因子的辯論上。如果我們可以這樣

做區分的話，也許我們更能夠讓國民法官集中心力在聽這個部分。但是我們這個案子為了兼顧不重複調查，會把它開放，放在一起調查。

其實這個案子這樣子排，當然有他的考慮。但是其實檢察官這部分有沒有想過，其實這對你們並不一定有利這件事情，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看審理計劃跟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前半段都是檢察官在說話，後半段大部分是辯護人在說話，其實你們重點是要，希望把你們想要訴求量刑的事項讓國民法官可以聽得到，可以聽進去，結果你們的話大部分在前半段都講完了，後半段反而很少機會講話。比較多接觸的是我們辯護人部分的所謂被告犯後態度的這些證據的調查，當然你

們也有機會在這證明力的部分再做修正，可是事實上可能效果會很有限。確實如同陳學長講的，這一件的證據調查會有一點分散，感覺上他是沒有統合的感覺，不僅是時間的問題，而是容不容易串聯成一個故事去理解的問題。我的想法是，也許在調查的時候可以把他用主題式的方式彙整在一起，然後不要重複調查的話，把某一些證據編到量刑證據去調查，那你們在後半場的時候講話的機會會更多，我的想法會是這樣。

其中譬如說，兩位證人在罪責證據的時候就進行交互詰問，這兩位證人對你們的意義應該是希望在量刑部分有所幫助吧，而不是罪責。或許罪責也有，可能量刑部分也有，如果已經是認罪而且其他證據都可以證明的東西，還有沒有必要把比較有效的證據放在前面。我這只是一個舉例，也許你們覺得對你們來講比較有效的證據是那一塊現場的錄影帶等等，如果是的話，要不要把那個放到後面去，更加深一些印象？就是說不要全部都出現在前面，而是放一些在後面，那也會更平均一點，也許更有效果。

其實在罪責部分，如果檢察官已經幾乎是掌握全局，那你們還有沒有必要用詰問證人的方式去呈現，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詰問證人就讓辯方有機會說話，那有機會去反詰、談和，你所講完的，他剛好可以又修正回來，那有沒有必要這樣去做，是一個問題。而且我想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雙方可能都沒有太意識到，各位在調查的時候你們沒有先提示主題，比如說我這一個證據到底要待證什麼事實，在專業的人士是知道的，可是對於國民法官來講，這麼多的證據突然出現，他到底代表了什麼意義？如果是證明量刑的某一個因子他是代表什麼意義，其實一下子是沒有辦法意識到。譬如突然播放了一個光碟，後面的這個部分的光碟如果突然播放了，我們可能還看了一下你到底要講什麼，才會慢慢的去意識到。所以可能在調查證據的時候，如果真的不要用區分不爭執事實跟爭執事實的調查方法，也沒關係，至少有主題式的，每次調查前都把待證事實說清楚，這樣國民法官或者是法官應該可以更快的進入狀況。我覺得這個會比這個比較分散式的做法會更容易去吸收。

再來有關刺激性證據的問題，從準備程序開始辯護人，我們的合議庭都有意識到不要增加國民法官的負擔，其實刺激性證據不只是屍體照片或是有流血的現場，其實包括犯案現場的錄影帶，那個也是一種刺激性證據。其實這整個案子對

我來講最刺激的就是開槍的那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意識感。那這種刺激性證據要怎麼處理，其實我覺得本件沒有太大的問題，是處理得很好，他是用原來的樣子去呈現，只有臉打馬賽克，我覺得蠻剛好的。其實這個問題在日本是很誇張的方式呈現，到現在檢辯都還在吵。日本的法院很保守，他包括血跡這些的處理，是怎麼處理？譬如血跡，他希望檢方用藍色或綠色去呈現，不是只有黑白。如果是像 CD 錄影監視光碟，他是說你不能放，你要用成定格式的照片，然後讓他就好像一段影片我們把它拍成六十張的照片，慢慢的這樣去呈現，他們處理得非常誇張。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在裁判員制度施行三、四年，在 2013 年之後在福島的法院發生了中年的一個女性裁判員，因為看了血腥的屍體照片而促發他原先所有的壓力症候群，後來這位裁判員就去告國家賠償。當然這個最後到最高裁了之後，駁回了，沒有採取。但是從那個之後，日本的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就發文給各法院，希望大家在處理這類案件要非常注意到兼顧民眾的感受，當然這個是必須的。

其實在許多模擬法庭我都去過，有一些確實用黑白的方式呈現，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個案、看判斷的事實是什麼。如果你只是要證明死亡的事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替代性證據，你不一定要去把屍體顯示出來，但是如果你待證事實是傷口的深淺，要證明犯罪造成的損害有多大，那這個時候可能必須要原汁原味的照片會比較適合。所以我覺得未來在判斷這個部分，可能要視案件的爭點，然後有沒有替代性證據，用原來的照片會不會造成一些弊害，考量這樣各種的利益來去做一個決定。我覺得本件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我們從選任程序起問的問題都有注意到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的好。

還可以如果還要更好的話，我們其實在提示這些照片或是放錄影帶之前，可以再給國民法官一個預告，我們跟他講我們接下來是要放這個東西，可能大家看了會衝擊，可能可以注意一下，這個是我覺得刺激證據這一塊可能會比較需要值得注意的。在準備程序我有擔心一個問題，但後來沒有發生，我覺得可能審檢辯三方都處理的非常好，就是第一個爭點，有關於累犯要不要加重。我曾經擔心說，對於累犯的定義還有釋字 775，會不會審檢辯有各自的解讀，然後把這個解讀拿來在審理中當做主要的攻防重點。後來我聽到量刑辯論，我覺得好像大家沒有對這個法律定義做太多歧異的解釋，就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爭點。在其他的模擬法庭，確實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疑義，就是在準備程序沒有好好的定義所謂的法律概念，這個法律概念衍生的白話要怎麼跟國民法官解釋的用語部分，也沒有好好定義，結果發生在審理中變成大家都在吵說這個應該要怎麼去定義的問題。在這個案子我們沒有這樣，我覺得非常好，國民法官也不會被迫去判斷他們不應該判斷的事情，因為各位知道這個法律是合議庭法官要決定的事情。

選任程序，我想我應該講不完，我就長話短說。選任程序我覺得非常好，只有在順序上，因為能不能全部全程來參加，我覺得這個可以一開始就問，就不會後面才發現他是不能來參加，要排除。能不能來供其審判，我覺得這個是要需要形成的。在這個案子，因為雙方都沒有爭議，所以用不能公平審判去排除兩位候

選國民法官，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因為這樣對檢察官所謂的不附理由的繼續權的保留會比較公平，因為是檢察官提出來的。所以一般性的問題，如果選任程序我們可以提前問的話，可以不用再說先抽，編完序號之後才來排除，像是起訴書的告知其實可以再早一點，有沒有特定關係、有沒有 15 條的消極資格，我們可以先問。我們這一個案子是先編序號，才請他判斷有沒有 15 條，可能就會有已經編好了才突然要被排除的問題，所以可能在順序上可以再思考、再調換一下。

開審陳述，我覺得大家都很厲害，檢辯的先進們在貴賓到場的情況下，都還記得是面對著我們的國民法官，很侃侃而談，也沒有離題太多。不過我們陳律師可能有偷渡一點點，我自己覺得啦，因為你有講到一些證據，有什麼可證，有稍微要把故事版本再做延伸。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對抗式訴訟本來就會出現的，就是要看檢辯互相的去監督。包括辯論的時候，其實檢察官又放了一次影片，嚴格講這應該是可以被異議的，我個人覺得，因為這樣子你們調查的時間，你等於再多調查一次，如果你是全部放的話，當然辯護人這邊也有再顯示出被告的筆錄，這個也是，雙方都沒有互相異議，我覺得這樣和平也是很好，很符合我們中南部來的法官的日常生態，我覺得這樣是蠻好的。

再來就是，會常常衍伸成比較小型的辯論，其實表示證明意見的部分，我覺得辯護人的做法很聰明，要求在每一個證據調查完之後都要表示意見。其實他在削弱每一次檢察官調查完的證據，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沒有很嚴格去區分哪些爭執、不爭執，所以在每個證據都等於是可以用來爭執的，所以檢方調查完的，等於辯方可以再論述一次，再削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策略。這個就是整體牽涉到所謂的排棒問題，我比較理想的就是剛剛跟各位報告，主題式的。

譬如說被告死亡，這一點有哪幾項證據，一起統合的去說明。更理想的，我會認為應該把所有的不爭執事實做一個先調查，做一個背景事實的建立。在這個案子因為認罪，所以所有罪責的部分他其實可以變成一個不爭執事實，可是我們沒有這樣排，所以就必須退而求其次，就是在主題式的方面做濃縮，在每一次調查前先妥適的說明我們要證明的是什麼，這樣也許會比較容易了解。

審理程序中，大家還有發現可能有一個地方需要調整，就是大家在詰問證人如果要配合實物證的時候，檢辯雙方都會說請審判長提示。其實應該是各位自己聲請的人要提示才對，這個是一個習慣，是現在的習慣，所以一時之間可能很難改變，這個是比較在國民法官法之中可能需要特別去注意的。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可能是合議庭的見解，我自己不是很了解。就是在調查一項證據完，為什麼聲請的那一造調查完他還有一次機會可以再說明對證據的證明力？我的認知是，譬如說檢察官調查的證據完，照理說陳述證明力的部分應該是辯護人就好了，為什麼還要問完辯護人再回去問檢察官說，那你對你自己申請調查的證據有什麼意見，證明力什麼意見。我不曉得，可能也許有一些考量，如果是這樣的話，有可能會變成是雙方就會在表明對證據證明力意見的點上，產生小型的一個論告或辯護的情況。

另外還有發生備位國民法官詢問證人有關家暴的事項，好像是陳律師有起來

異議說這個是傳聞之類的，好像不能調查等等。合議庭是以說不能對備位國民法官的提問來異議駁回，當然結論上我也贊同，不過我們也許也可以考慮去用 73 條第 4 項，就是說你脫離待證事實的範圍，所以其實是可以制止，這個部分就是看具體備位國民法官問的問題是什麼來確認。

檢察官其實在訊問被告的時候，我覺得印象很讓我深刻，因為問的非常的快，問的非常仔細，反應也很靈敏，這個是我對於這次對於檢方的兩位學姊們的功力非常佩服的地方。除了問是不是之外，我發現在問問題都會說，在彈劾他的時候，都會說你以前是不是這樣講，你只要回答是不是就好。大概是這樣的方式在問，當然這樣子我覺得很好，只是有沒有可能除了這樣問之外，你還可以問他說「你之前怎麼講，可以跟我們講嗎？」就是由他來講出他以前的相異供述，我覺得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會不會讓國民法官更深刻他這個人做的相異供述，之前從他的嘴巴講起來，大家看他的神情，這樣會更增強你們在彈劾上的一個效果。

問施陳玉的時候，我覺得辯方有點可惜，好像沒有問到有利於被告更生的問題，好像沒有，主要好像是集中在本案行為的部分，被告做了什麼事。可是如果他是你們的有信證人，也許你們可以問他有關更生，譬如他待證事實可以再寬一點，包括他現在的生活狀況，如果沒有他，這個小孩要怎麼辦等等，類似這個周邊的事實你可以去建構。那他，沒有他不行，然後他如果關太久不行，他趕快回來，我們其實家人，就是施陳玉我們都可以支持他來改善更生。如果有關於這個背景事實，可以在詰問施陳玉的時候去鋪陳看看，那你們在後續量刑的辯護方面也許又多了一個素材可以再運用，這是我想到的這個部分。

我想太多就不再細說，評議程序我覺得當然審判長弄得很好，如院長所說，我覺得審判長在說明都是非常的溫柔，然後非常的讓國民法官覺得很安心，很能夠去勇於說出自己的意見。只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就是審檢辯我們可以一起來考慮，這一次的爭點都是量刑，如果說我們都是量刑的話，是不是如果時間充足，有可能就所有的量刑因子，雙方所提出來的攻擊防禦的點，這個陳律師其實已經有做了一些整理，來用構造式的排列。評議的時候就可以讓大家針對這些來表示意見，尤其是檢辯雙方特別在意的一些點，可能檢方比較在意他的素行、品行這一些方面，在論告的時候所講的，以及辯方在辯護的時候所強調他的生病，他很愛被害人等等，這些辯護的點能夠更加的去討論充實，因為未來上訴審會審查，如果在判決理由中對檢辯雙方論告跟辯護的重點，特別著重的因子那個部分沒有做一些交代，有可能會是被認為理由未備的部分。這個是因為我們現在真的沒有時間做那麼細緻的評議程序，如果未來在真實案件可能要特別考量，特別有被檢辯提出來的點，可能要特別再做一個評議。當然最理想的，我自己覺得還是在程序中去區分不爭執跟爭執事實，就爭執事實的這一次量刑的點，檢辯也可以針對每一個自己最重視的量刑因子集中的去舉證。譬如說舉證某一項因子完之後，再換辯護人做相反的舉證跟辯護，這樣的話國民法官接觸到的就是你們哪一些事情是不爭執的、是不吵的，哪一些重點是檢辯所歧異的，所要說服我們的，那專心的聽去這一些地方，也許對於整體的程序能夠更加理解。我想我超過太多時間

，我就不再說，謝謝。

院長：

謝謝鼎文法官非常專業、深入的評論，他提到很多訴訟策略的部分，訴訟策略真的是很高深的學問，就請檢辯可以參考。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好酒沉甕底，請台大的謝老師跟我們分享他所觀察的。

謝煜偉：

院長、各位在場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及各位先進大家好。因為最後時間有限，我就把握時間把我簡單的這三、四天，包含準備程序，總共四天的一些觀察心得。其實大部分的問題我跟邱法官之前在看審理過程當中都已經有互相交換過意見，所以裡面有非常多的點是我剛才也想講的，邱法官都已經幫我講到了，所以重複的我就不贅述。

就準備程序的部分，我當然認為審理計劃的排訂到底要多大程度去尊重檢辯雙方提出來的排棒順序跟初步規劃，這個會牽涉到，到底調查的時候要有多結構化的安排。因為這個案件主要是涉及到量刑的問題、科刑資料的調查，我們也知道科刑資料的調查他有很多的款項。我在今年二月初去花蓮地院看花蓮地院辦的模擬審判，在遊覽車上我想到一句名言「一一盤點，盤到最後變成一盤散沙」，意思就是說，雖然最高法院一直說 57 條的第 1 款到第 10 款要一個一個仔細盤點，可是事實審的法院每一個也都是從第 1 款盤到最後一款，辯方也是從第 1 款盤到最後一款，辯方也是第 1 款盤到最後 1 款。可是其實量刑整個他是有一個結構性、有類型化的想法，也就是會先以犯罪事實本身的嚴重程度先去定調、定一個錨，定錨後再根據行為人的一些相關因素，比如生活狀況、品行、知識、態度，乃至於犯後態度來去做修改，可能會去做調整。至於可不可以往上加，還是只能往下減，這個當然有爭議，但是至少他扮演的角色是屬於第二順位的工作。如果我們在一開始能夠很清楚的把這個結構先確立下來，那第一個國民法官們也會比較清楚的知道說，現在調查的目的、動機，或者是手段，牽涉到的是犯罪嚴重程度的問題。我們現在看他家暴的紀錄，他犯後的態度抄寫心經等等，他影響到的是第二順位的問題。這麼一來，在做量刑評議的時候就會比較清楚的知道我們現在應該討論是哪個部分，而不是大家盍各言爾志，第一輪講完後馬上就再丟出一個刑度出來，再來做修正。從最後端的量刑評議如果要能夠有效的進行，他就會連結到前面準備程序的時候，到底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在排定審理計畫的時候到底要多大程度去尊重。原則上當然是檢辯雙方合意就好，可是其實如果今天像這一次排出來的審理計劃我們會發現，關於科刑資料的調查就誠如剛才邱法官所說的，的確是會有一些比要雜亂的情況。我認為這時候應該適時的以職權來去做一些審理計畫的排序，能夠讓科刑資料的調查更區分得清楚明確，這樣也可以促進達成集中審理的效果。

第二個，因為這個案子主要是打量刑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因為他是模擬，沒

有辦法生出新的證據，可是我們也曉得就誠如剛才陳律師所說的，這個案子如果有經過量刑前社會調查的話，相信整個風貌會不一樣。如果也未雨綢繆一點來想，如果接下來真實的案件有類似的狀況發生時，量刑前社會調查如果有需要做的話，是否應該就在準備程序當中就要先啟動？還是必須要等到犯罪事實調查完後，再開啟這樣一個新的證據的調查。這個問題如果今天是被告承認犯罪的話，比較不會有問題，可是如果今天遇到的是否認犯罪，或者是部分否認犯罪的情況，這種複雜案件的審理才是未來我們在挑選模擬審判時應該挑選的案件。就是應該要挑選這種會讓大家超時，會讓大家覺得很幹譎、很討厭，糟糕怎麼會這樣子的情況，沒有辦法好好地做評論，讓大家一副通通都不想來參與的這種感覺，這樣才夠測試出模擬審判的用意，就是要測試出這個制度可能會存在的問題。

過去我在觀審時代有擔任評論人，那個時候其實大家目的是要讓長官覺得看起來很漂亮，非常完美，每個角色都扮演的非常好。可是慢慢我們也發現，大家心態已經轉變了，因為條文已經過了，所以現在就開始說我們要看到制度上面可能存在哪一些到最後真正施行的時候會出現問題的地方，我覺得能夠提早發現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

因為時間很有限，我很快地說，在整個檢方的策略來講，我覺得比我以前看到的場次都好很多，這個是非常值得開心的地方。因為檢方不會刻意要去渲染或誇大某一些情緒性的動作，其實反而是有益的，因為通常你越去誇大、強調那些情緒性的渲染，反而國民法官不會買單。相對來說反而會有一個抵償的作用，就是我要更冷靜的去判斷這樣的案件，特別是量刑的時候。所以其實有時候雙方都能夠很冷靜、理性的去看各項證據的證明力跟關聯性，反而可以更有助於促進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大家都能夠滿意跟接受，所以這個是我非常敬佩或感動的地方。當然其實還是或多或少雙方都會有一些想要刻意抓到那個情緒性的感染力的地方，比如在開審陳述的部分，檢方一開始就說這是一個關於控制的案件，或者是他會有一個狀聲詞「砰砰」去描述槍聲的聲音。這個是不是妥適？我覺得可以再檢討，比如我們還沒有經過調查證據的階段，是否可以把沒有經過調查或者是只憑檢察官單方面的說詞來去描述這個事實內容，可以盡量的先排除在開審陳述的範圍之外。當然同時辯方也會有提到一些提前講到後面的東西，這個我覺得可以再調整。

我自己在日本觀察，他們實際在做裁判員制度案件審理的時候，他們其實開審陳述講的非常簡單，大概 5 分鐘以內就可以講完，就只是一個大概的圖像告訴接下來的裁判員、國民法官們我們等一下要做什麼事情。待會要做什麼，而且在審理的過程中會非常強調的是，我現在調查這個證據的待證事項是什麼，我們要證明的是什麼，他的關聯性是什麼。所以能夠在一開始調查之前，就很清楚的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我現在看這個證據，我所處的位置在哪裡。這次的審理過程當中，有一些重要的證據其實都有明白的提示出來，有一些證據沒有，可能就是未來在討論的時候可以再加強這個前面很簡單的說明，可以讓國民法官們更清楚。

再來關於罪責事實的調查跟科刑資料的調查，難免會因為我們沒有採取所謂

的程序二分論，就是沒有下一個中間裁定，先說我們已經判斷為有罪，接下來全部調查科刑資料、量刑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採取二分論，所以很多證據在調查罪責的階段，犯罪有無成立時，大家其實都已經偷偷的去討論目的、動機、手段還有犯後態度，比如他犯罪後馬上跑到哪裡等等。這些資料其實我也非常贊成其他兩位評論員的意見，就是可以適時的把它移到後面，這也會有助於整個量刑評價的整體性的行程，否則就會變得很零碎、整個焦點反而不夠集中。所以在科刑事實調查的部分，因為我過去在研究關於科刑資料調查的部份的時候，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包含要怎麼樣調查，是全面都是自由證明程序嗎？還是部分有嚴格證明，還是部份自由證明，這個部分其實是最高法院最近一職還在持續發展的一些見解，這些見解還沒有成形。如果在國民法官案件當中，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子規則的設計，能夠讓未來在適用國民法官相關案件的時候，針對科刑資料的調查可以有一個比較特殊、明確的規則，我覺得這個是好處。我個人的意見當然，如果對於被告明顯不利的事項，應該要採取嚴格證明，甚至是對於死刑的判斷，誠如辯方所講的意見，應該要採取嚴格證明。意思就是他要適用交互詰問，他要適用一部分傳聞法則的規定。

可是如果是其他的科刑資料的事項，我認為應該是可以採取自由證明程序，是沒有問題的。那麼這時候其實像檢方所提出來，他們希望調查那一些書面的證據，應該可以順勢的讓它進來，可以讓科刑資料的調查證據可以更豐富，所以我認為應該是可以再做一些兩個程序性質上面的區分，可以讓科刑資料調查這個部分能更自由一點。就這個關聯性的部分，我也覺得在第二天下午關於前案紀錄以及他另案審理的內容，會不會不當影響到國民法官的判斷，這個部分可能是兩方非常攻防的一個重點。我覺得可以去看的是，到底去調查另案審理的內容他的關聯性應該要如何去認定，可能就有兩種詮釋的方式，一種是強調被告的性格很惡劣、素行不佳，這個部分就是屬於單純的科刑資料證據。另外一種也可以把它連結到他埋下一個怨恨的殺機，這個怨恨的殺機是被害人叫被告去承認犯罪，所以連結到的是犯罪的目的、動機，這個部分就比較牽涉到犯罪情節嚴重程度的科刑資料。因為會區分這兩種不同的科刑資料，因此他所適用的調查方式以及心證的強度，甚至形成刑度高低，是第一順位還是第二順位都會有所不同。所以如果我們在一開始針對量刑資料，還有量刑事由的意思，能夠很清楚的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位置，我相信在整個審理的過程當中，就會更清楚的知道我們應該怎麼去主張。

再來提到關於科刑辯論的地方，我覺得檢方的確是很值得讚佩、敬佩，沒有太過激情的表演，可能是因為我上一場去旁聽的花蓮地院的模擬有一些比較激情的表演，對照之下當然是有一個差距。但的確也會有一些是未經調查之事實放入到科刑辯論中，這個可能是我自己不曉得沒有聽到還是先前的階段有審理過，還是怎麼樣。比如說受害者仰藥自殺，他是用寵物鎮靜劑等等，這部分到底是不是之前已經有經過調查，這部分我覺得雖然是藏在一個很小的點，但是似乎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貫徹，在辯論階段只能就有經過調查的事實來進行判斷的話，可能雙

方都應該要注意到這一點。

再來是辯方的時間控制不佳的問題，我覺得重複性的辯論內容以及語速過快，到底在講話的時候國民法官能不能夠清楚的接收這些訊息，也會影響你辯論的成效，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到審理計劃裡面的爭點，第一個是累犯要不要加重，但是只有辯方提到累犯加重與否的判斷，這部分反而會覺得有點可惜，因為其實在這個地方不管是審前的說明，還是審理過程中的說明，似乎都可以針對累犯到底如何判斷要不要加重的一些事項，可以多做一些討論，甚至是一些調查。

最後剩兩分鐘，我趕快講完。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我們可以發現在評議階段在討論罪數的時候，審判長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我真的非常佩服，可以用非常簡潔易懂的方式跟大家說明，一個是關於行為數，到底是一行為、數行為，然後到底要評價為是想像競合犯，還是數罪併罰。我相信可能連法律系大一、大二的學生都不見得能夠了解，國民法官跟備位國民法官要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了解這個概念，我想也是有點強人所難。

雖然國民法官法裡面規定，法律適用跟法律的解釋這個部分是拆開的，法律的解釋是專責於職業法官來去做判斷，以及跟國民法官說明的事項。但就事實的認定以及法律的適用，就是到底這個法律跟這個個案事實能不能搭起來，比如他把人家的生命給剝奪了，到底他可不可以成立殺人罪？以及在這邊他到底是成立想像競合犯還是成立數罪併罰，這種法律適用的問題，是按照法條的規定，參照日本的做法是可以由職業法官跟國民法官一起共同來判斷，因此才會在那個評議上要求投票、決定票數。但是其實在這個地方，我個人會認為法律適用的問題，比如到底他是一行為、數行為的這個判斷，以及如果今天是一行為，有無可能會得出數罪併罰的結論。如果按照法律規定是不行，可是如果他今天變成是一個要投票表決的項目，就很可能會得出一個明顯違法的結論，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將法律適用的內部再做一些切割，能夠讓職業法官在大家投票或評議之前，再把這一個法律的關係講的更清楚。就是如果今天認定為一行為，他就應該只能夠連結到想像競合；如果是數行為，才有可能數罪併罰。不可能有大家投了一行為之後，然後又得出數罪併罰的這個結論，如何要能夠在評議之前更清楚的將這些法律適用的關係講清楚，我想可能是將來實際上路時一個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

就連帶提到一行為、數行為的判斷，可能因為時間有限，比較沒有辦法先跟國民法官好好地介紹一般我們在判斷一行為、數行為的時候，是採取什麼標準。比如說，是在客觀上看他的時間、空間緊接的程度，還是看他心中的故意是有幾個故意，還是綜合判斷，這些東西如果將來遇到的話可能也必須要看看用例稿的方式，能讓大家更清楚的知道所處的位置在哪裡。

我大致上對於這次的模擬審判的評議過程，以及整個審理的過程，都是覺得讓我耳目一新，非常的高興能夠看到我們整個制度的施行能進展到這樣子的狀態，真的是讓我對未來國民法官真實上路的時候的信心又多增添了幾分信心，以

上，謝謝。

司儀：

接下來恭請院長總結。

院長：

總結的時間有兩分鐘，但我看到士林地檢署的主任，他是總教官，元仕要不要來分享一下？謝謝。其實我們這次可以這麼順利，從選案開始，其實都是元仕主任在指導，所以非常謝謝。

我最後的總結是，就如同剛剛謝老師的 ending 一樣，我們透過這一次的模擬，我們發現了一些問題，而且這個是我們可以用來再繼續改進的契機，我覺得這次是非常成功的模擬。

非常謝謝各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還有審檢辯以及三位評論員的投入。

不曉得我們的被告先生是否還在場？他回家了，本來給他一個鼓勵，因為剛才聽宣判完之後，聽到是 20 年，他在法庭上 90 度鞠躬非常久，而且合議庭退庭的時候他都不敢抬頭站起來，雖然他先走了，不過我們一樣給他一個最熱烈的掌聲，他是一個非常敬業的被告。另外我們的告訴人還在嗎？也是先回家了，因為他今天在法庭上的演出也是非常恰如其分，他有哽咽，我覺得他也是非常的投入。我非常非常感謝法院的這些同仁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都非常的投入，包含非常專業的，好像是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社工，我們的駐院社工，他就來當證人，也是非常專業的在解說家暴的紀錄，所以讓我們這場模擬可以真的擬真，謝謝。我只能再一次代表士林地院謝謝各位的參與，讓這一次的模擬非常的順利成功，謝謝大家。